

愛的延伸

世間有兩件事不能等，一是行善，二是孝順。——《靜思語》



攝影：許育恆



鄭文龍

一九五三年出生於高雄縣鳳山市，祖父是日據時代的里長，也是個大地主，父親娶了兩個太太。他從小個子矮小，又內向，飽受同儕嘲弄。小學五、六年級深覺自己的軟弱，開始鍛鍊健身。初中時期迷上足球運動，精湛的球技完全無師自通。原本脾氣火爆，投入慈濟以後，才慢慢改變性情，家庭的氛圍也有了大幅度的轉變。

心魔除

智慧生

◎胡瑞珠

一個初秋的黃昏時刻，夕陽美極了。

鄭文龍下了班，一進門就聞到陣陣的飯菜香；肚子早已餓得咕嚕叫，迫不及待地往廚房裡頭走去。卻看見妻子滿臉淚水，他不解地問說：「妳怎麼了？」

「媽媽……」妻子的話才到嘴邊，他旋即發飆，大聲嘶吼：「怎麼又來了！妳又不是不知道媽媽就是這樣？叫我怎麼辦？我死給妳看好了……」接著

著魔似地衝上樓，在牆壁上又槌又撞的。猛烈撞擊的聲響，驚動了左鄰右舍，大夥人全都跑來看熱鬧，探頭探腦地議論紛紛：「發生什麼事啦？」

兩個母親

鄭文龍的父親生性風流，早年經營養鴨場，結交的都是地方士紳、名流。父親繼承了祖父留下來的龐大田產，養鴨事業虧了本或是缺錢花用時，就在成堆的土地所有權狀中，挑一張出來賣。這麼年復一年，最後，父親名下的所有土地全被賣個精光。

打從有記憶開始，他即跟著哥哥、姊姊喊一個女人叫「阿母」。孩子不懂大人的複雜世界，只知道家裡還有一個被喚作「阿坐」的女人對他很好。隨著年齡一天天地長大，鄭文龍才逐漸明瞭，原來「阿母」是父親的元配，親生母親——阿坐是小老婆；而他則是街坊鄰居口中的「細姨仔子」。小孩子成天只顧著嬉戲玩樂，哪裡感受得到別人異樣的目光。

不愉快的童年

從小，鄭文龍不但個子矮小，還十分內向，偏偏大家老愛欺侮他，被捉弄、揶揄時，他也悶不吭聲。小學三年級，在一次忍無可忍的情形下，他朝著同學的臉頰重重地搥了一拳，結果對方滿嘴是血，牙齒也被打落了。那是他生平第一次使用暴力。

四年級的數學課。後座的同學故意戲弄他，一會兒拍肩膀，一會兒扯頭髮，吵得他心神不寧，「不要啦！」這一陣騷動，引來老師的注意，「你做什麼？」鄭文龍用生澀的國語回答：「老師，他給我打。」

明知小學生滿口的台灣國語根本詞不達意，老師故意調侃說：「他給你打，你還敢講。」話一說完，引來全班哄堂大笑，鄭文龍羞愧得無地自容，抿著嘴不發一語。等到下課鐘聲一響，馬上解下腰際的皮帶，往後座同學的身上揮去；同學慌忙地逃開，他卻是一個勁兒地追著打。從此，沒有人再敢欺負他。

十幾歲就讀初中時，開始到處逞凶鬥狠。爲了壯大聲勢，找了七個人結爲拜把兄弟；也曾偷取肉販的鋒利刀子，鎖日帶在身上當武器。結拜兄弟中有人

熱衷打架，有人貪戀喝酒，也有人純粹愛玩，其中的老大有個漂亮的妹妹——許寶彩，鄭文龍憑藉著近水樓台先得月的優勢，經過多年的追求，終於娶得美嬌娘。

儘管鄭文龍打架、喝酒樣樣都來，唯獨不沾賭博。在許寶彩的二哥眼裡，他雖然出身複雜的家庭，卻是出污泥而不染，而且實事求是、不尚空談。可那火爆的脾氣，卻連稱兄道弟的哥兒們都被蒙在鼓裡。

妻子受盡委屈

結婚幾年後，他的「阿母」罹患肝癌去世。「阿母」生前非常疼愛寶彩，即便沒有同住一個屋簷下，也時常來關心。鄭文龍有三個親兄弟，只有他和父母親住在一起，但是，親生母親卻對寶彩不甚喜歡，而寶彩對於婆婆的種種嫌隙，不僅逆來順受，更是委曲求全。

侍母至孝的鄭文龍，夾在兩個最愛的女人中間，非但不能排解糾紛，反而製造了新的問題。他的怒火一旦燎起來，非鬧得全家雞犬不寧不可，彷彿火山爆發一般，終至一發不可收拾。久而久之，妻子被罵、被誤會、被責備之後，

都只好忍氣吞聲，因為她清楚的知道——要鄭文龍數落母親的不是，根本是不可能的。

有一陣子，腳底按摩的民俗療法正流行，街道上招牌林立。一天，在路上，鄭文龍忽然靈機一動，於是繞了路走進一家書局，到書架前逡巡一番，「最近常聽媽媽提起腰痠背痛的事，這應該很有效。」他找到要買的書，結完帳，心滿意足地帶著書回家，開始埋首鑽研。

鄭文龍小時候常跟著「阿母」到廟裡看經書，對佛教有懵懂的印象。為「阿母」辦完後事沒多久，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裡，鄭文龍接觸到密宗，便積極潛心修行。他可以每天晚上花三個多鐘頭的時間，陪伴父母談天說笑、按摩捶背；之後，對妻子不聞不問，對女兒不理不睬，便逕自打坐去了。

改變生命的貴人

寶彩有苦卻從不向人吐露。她是慈濟的「幕後委員」，每個月把會員繳交的錢，彙整後交給鄭淑惠師姊及黃安寶師兄夫妻。他們不能理解，何以十年了，她仍然隱身幕後。「寶彩，妳可以參加培訓當委員啊！」每一次她都隨便

找個理由搪塞，敷衍過去。

二〇〇二年的冬天，寶彩的心情低落到了極點，滿腹的辛酸、委屈找到了傾瀉的出口。她淚流滿面地提出請求：「安寶師兄，您可以帶我的先生一塊做慈濟嗎？看看他會不會有所改變，不然我真的很痛苦！」黃安寶幾經仔細思考，終於想出一個辦法——鄭文龍身強體壯，最適合做環保了。

「師兄，環保站正缺人手，你有空來幫忙嘛？」

「不行！不行！孩子還小。」他推辭了好幾次，但黃安寶並不氣餒，誠意終究讓頑石點了頭。每次從環保站回來，鄭文龍都會不停地抱怨：「有夠累的，白天要上班，晚上還要做環保，以後不要再去了。」寶彩聽了連句話都不敢回應，深怕先生又莫名其妙地情緒失控。夫妻結縭二十年來，兩人沒有溝通的機會，交談過的話更是少得可憐。

某天，鄭文龍開著載滿回收物的環保車，經過一條巷子時，前路被雜物堵住了，更誇張的是還同時停了一輛汽車。同車的另一位師兄，才剛加入慈濟不久，氣沖沖地走過去，把對方訓了一頓。雜物移開後，鄭文龍向對方揮手說了一句：「失禮了。」

「是他不對，爲什麼要道歉？」師兄理直氣壯地嚷嚷。他側頭看了一眼，心裡好訝異，從這位師兄的身上，彷彿看到了自己過去的影子。

孝心始終如一

經過半年，寶彩發現先生發脾氣的次數減少了許多。一年之後，兩人偶爾可以講上幾句話。突然有一天，鄭文龍對妻子說：「妳去報名慈濟委員的培訓。」寶彩心頭一震，霎時千絲萬縷的往事紛紛擾擾一湧而上。相識三十多年來，先生從來不曾心平氣和地聽她說句話。這是頭一次，如此貼近她的心。

而他對父母的孝心，卻始終沒有改變過。有空的時候，一定陪在身邊，聽九十歲的父親述說一個個老掉牙的故事：當年是如何的意氣風發、打扮是如何的體面……。老人家百說不厭，鄭文龍聽得都可以倒背如流了，但也不願掃老父親的興，總是順著他，任他講得眉飛色舞、口沫橫飛。

這幾年，雙目失明的父親真的老了，老得走不了幾步路，整天不是躺在床上呼呼大睡，就是坐著打盹。家族裡牽扯不清的恩恩怨怨，泰半從父親那兒聽來的，鄭文龍偶爾插上幾句，「這樣喔！過去的就算了。」

父母親經常鬥嘴，鄭文龍充當和事佬之餘，更藉機開導：「有緣才會結爲夫妻，身體都還健朗，更是難得的福分，要互相疼惜。」父親笑笑地說：「慈濟還有教這些喔？教得不錯。」

慈濟也改變了他的習氣。過去臉上盡是剛硬的線條，現在滿臉都是笑意；過去從來不懂和顏悅色，現在凡事無爭也無求。昔日爲了爭一口氣，失去理性的猙獰面目，那是一段魔境的煎熬。鄭文龍回首前塵，毫不諱言還自我嘲諷——完全沒有耐性的人，什麼事也做不好，光會生氣而已，簡直一點智慧也沒有。

幸福的滋味

星期天的下午，鄭文龍從外頭回來，看到妻子一個人悶悶不樂的，趨前關心問道：「發生什麼事？」妻子搖搖頭不願多談，鄭文龍耐心地說：「沒關係！妳說看看啊！」寶彩的眼眶有些泛紅，「媽媽……」鄭文龍像哄孩子似地說：「好了，好了，我知道，沒事啦！」

寶彩看著先生，往事再度清晰地浮現，當年的心驚膽顫，對照如今的絲絲暖意，像是放下心中一塊大石，長長地舒了一口氣……，她笑了。



李郭梅

一九五一年生於台南縣，一九九五年受證慈濟委員，法號慮謹；一九九七年夫婿李信彥也受證委員，二〇〇一年四月夫妻倆同時簽署大體捐贈同意書。育有三子，最感欣慰的是，子也自願簽下器官捐贈書。目前承擔的志業有關懷獨居老人、醫院志工及環保志工等。

住福 祝福

◎張明玲

正值壯年的郭金福懷抱著對大都會的憧憬，遠從台南老家帶著妻子及四個年幼的孩子北上謀生，來到人生地不熟的台北，暫時以拉三輪車維生。微薄的收入實在不足以讓妻兒填飽肚子，無奈的是，又有兩個孩子相繼出生，使得原本拮据的家，雪上加霜。

在四處求助無門、走投無路的情況下，只好硬著頭皮南下高雄向親友借錢，不料遭到對方拒絕。郭金福不知該怎麼辦，若有所思地踱步來到愛河邊，

兩眼無神地望著平靜的河水，河面一一浮現妻子期待的眼神及孩子天真無邪的臉龐，這些年來，他對家人的歉疚再也按捺不住——之後，突然縱身一躍而下……

驪歌聲中驚聞噩耗

六月的校園，一如往常傳來學童陣陣的嘻鬧聲，隱約中可以嗅出離情依依的氣氛。台北市福星國小的小朋友，正興高采烈地等著參加畢業典禮，不料，卻傳來應屆畢業生郭梅的父親溺水身亡的消息。

突如其來的噩耗，讓郭梅還來不及領取畢業證書，就隨著母親帶兩個年幼的弟弟及三個妹妹，搭乘火車南下高雄，見父親最後一面。因為母親身無分文，根本沒有買火車票，七個人一路上只能遮遮掩掩，躲進廁所裡逃避查票員驗票。使得小小年紀的郭梅，即嚐到人生的無常與無奈。

辦完父親的喪事後，她天真地以為可以回到台南老家，一家人一起生活。可惜天不從人願。六個嗷嗷待哺的孩子，光靠母親替人洗衣服，根本無法養家活口；身為長女的她，雖然萬般捨不得離開家人，但爲了分擔家計，只好跟隨

伯父離鄉背井到高雄，爲人幫傭、帶小孩。

經歷至親生離死別的痛苦，讓郭梅稚嫩的臉上不時漾著一抹無奈；當老闆娘叫她把小嬰兒的衣物拿去清洗的時候，她無法理解，更難置信：「怎麼會這樣？在家裡都是媽媽洗衣服的……。」

門不當戶不對

隨著時間慢慢的流轉，十九歲的郭梅已長得亭亭玉立，也認識了她七歲、在高雄船務公司任職的李信彥。

李信彥畢業於台北工專，不但長得一表人才且家境優渥；郭梅只有小學畢業，既沒有嫁妝，母親又收了李家的聘金。在講究門當戶對的年代，這些差異讓這對佳人在往後的日子裡，吃足了苦頭。

巧合的是，郭梅的父親和公公竟然同名，都叫「金福」。從小失去父愛的郭梅，在內心深處一直把公公當成自己的親生父親。可是公公對她已有先入爲主的印象，再加上郭梅生性內向、不善言詞，致使日常相處中，屢屢遭到公公的誤解。

有一回，家中的洗衣機故障發生漏電的現象，郭梅害怕觸電不敢使用，所有衣服只好一件件用手搓洗，不知情的李金福以為媳婦偷懶，便把她數落了一番。還好郭梅心地善良，凡事逆來順受，很自然地化解了許多不必要的口角與衝突。

孝行感動天

李金福後來罹患膀胱癌，末期時住進台大醫院，那時郭梅已經投入慈濟很多年了，為了讓公公親近佛法，有個心靈寄託，她每天播放證嚴上人開示的錄音帶給公公聽。一個和風徐徐的午後，李金福看到媳婦從病房門口走進來，滿心歡喜地對她說：「看到你走進來，就好像看到一尊菩薩走過來。」這句話聽在郭梅的耳裡，分外心酸與不捨。「我一定要用最虔誠的心為公公祝福。」她暗自發願。

一九九五年三月初，證嚴上人來到台北，郭梅在葉美枝師姊陪同下和上人見了面。由於她不忍心公公受病痛的折磨，於是向上人請求：「如果公公的塵緣盡了，就讓他早去早回。」她以公公的名義，捐出僅有的三十萬元。之後，

她更時時虔誠祈禱——為公公所種下的菩提種籽，能夠早日生根發芽。

說也奇怪，或許是郭梅的孝心感動天，從那一天起，李金福總是一直央求著媳婦：「我和證嚴法師有很深的師徒因緣，我要請求法師收我做弟子，讓我見證嚴法師一面。」對於公公的要求，郭梅覺得好納悶，「他既不信佛，更不認識證嚴上人，怎麼會有這樣的想法？」

三月二十九日下午，李信彥正站立在父親病房的門口，恰巧看見證嚴上人來探望住在對面病房內的林張貴香師姊，於是他抓住這千載難逢的機會，請證嚴上人來看看病重的父親。

這時的李金福已呈彌留狀態，當兒子李信彥輕輕搖醒父親時，他緩緩地睜開眼睛，一看到證嚴上人，隨即吃力地合掌，央求上人收他為弟子，上人點頭說：「好！」並為他戴上觀音菩薩的項鍊。得到證嚴上人祝福後的隔天，七十三歲的李金福，在完全沒有癌末病患的痛苦狀況下，安詳地離開了人世。

與公公結下善緣、完成公公的心願，這兩件事郭梅都做到了！

不留家產給子女

一九九二年，李金福與妻子歡度七十大壽的同時，宣布把家產分給孩子。在分家產的過程中，引發了兄弟間的爭執。郭梅深刻地體悟到證嚴法師說的「享福了福，福盡悲來」的真正意義。

她心想：「父母把勤儉累積的家產分給子女，原是出於疼惜，但子女間卻因此起了爭執，爆發衝突，做父母的情何以堪啊！」有了前車之鑑，激發郭梅有了「不要把家產留給子女」的念頭。突然心念閃過，她有一股衝動想為一生苦難的母親，獻上最有意義的祝福，於是她發下宏願：要在最短的時間內，以母親的名義捐款一百萬，為母親圓滿榮董。

帶領郭梅進入慈濟的許金柳師姊，很清楚她的經濟狀況，聽到她要捐款，訝異地說：「有影才通說吔！」（勸她不要打妄語）聽到許金柳這麼一說，郭梅的心意更堅定了。

擺地攤躲警察

雖然當時李信彥繼承了不少家產，但尚未認同慈濟，也沒有布施助人的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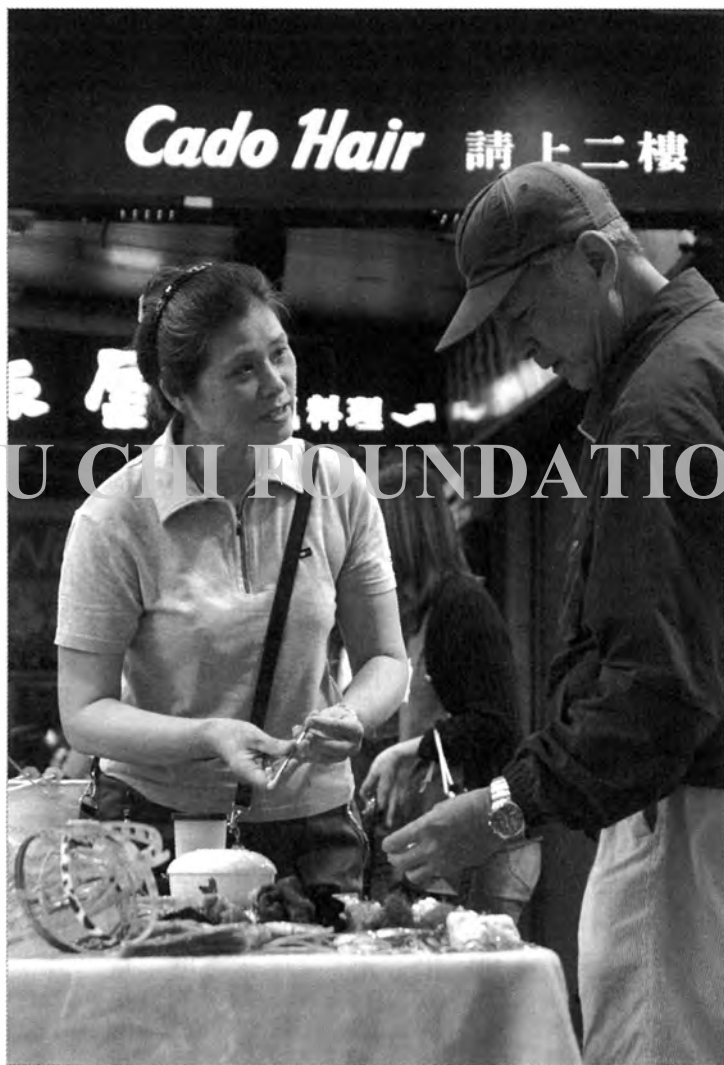
念。郭梅不想造成先生的困擾，寧願靠著一己之力擺地攤賣飾品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天天風雨無阻。如此十元、二十元點滴攢下辛苦的血汗錢，來完成爲母親祝福的心願。

擁擠吵雜的市場裡，傳來「警察來了！警察來了！」的通報聲，郭梅原本掛在臉上的笑容，瞬間消失得無影無蹤，顧不得才剛排妥的飾品，她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，抓起地面襯布的四個角，奮力一拉，馱在肩上，快速地離開現場。這樣的情景雖然時常上演，但每次郭梅還是不免心有餘悸地自言自語：「跑警察的日子這麼辛苦，等錢存夠了，我就不用再擔驚受怕了。」一方面自我安慰，另一方面也爲自己打氣，堅定信心。

爲了節省開銷，郭梅不但自己洗頭、自己剪髮，更不曾燙過頭髮，總是清爽地挽著髮髻，十年如一日。三年後，她終於如願以償。這一天，她專程南下帶母親北上，在台北世貿大樓，母女倆同時上台接受證嚴上人授證，母親爲慈濟榮譽董事，郭梅則爲慈濟委員。

爲母親捐款是她的孝心，但是郭梅仍然希望母親能自己捐款行善。爲了啓發母親的善念，她刻意找一天母親心情不錯的時候說：「媽媽，師父要蓋醫

TZU CHI FOUNDATION



郭梅擺地攤賣飾品，努力積攢，完成為母親祝福的心願。

院，培養好的醫生，可是經費不夠……」沒等女兒把話說完，郭老太太冷冷地丟下一句：「生吃都不夠了，還想曬乾。」（台語，意指野心太大不切實際）便逕自轉身走進廚房；留下一個悵然若失的身影，呆立在昏暗的燈光下……

郭梅並沒有放棄，反而更加積極地費盡心思、巧妙安排：她刻意每個月拿零用錢給母親，並勸她多少要拿一些出來幫助別人，再委請住在隔壁的慈濟委員向母親勸募。這樣一來，郭老太太終於願意捐款成為慈濟會員了。對於母親的改變，郭梅真的好開心！

直到今天，郭梅還是不敢讓母親知道，她為老人家捐出一百萬元的事，因為擔心母親會捨不得這筆錢而悶悶不樂。她不但默默為母親及公公捐款行善祝福，也在婆婆胃癌狀況危急住院開刀時，再度重操擺地攤的舊業。只因爲看到婆婆腹部腫脹、不斷咳血，郭梅心生不捨：「上人說過，開刀的病人，好比身處地獄，飽受刀割之苦。和婆婆受的苦比起來，日曬雨淋、跑警察又算得了什麼呢！」

從來不爲自己想

二〇〇四年中秋節前夕，郭梅到花蓮慈濟醫院，擔任爲期五天的醫院志工，她趁著這次來精舍的機會，把所存的十萬元捐給慈濟。郭梅完全忘了這些日子以來的辛勞，滿臉笑意地說：「這此是要爲婆婆祝福的。」

不僅如此，郭梅還曾拿出身上僅有的積蓄，爲罹患憂鬱症的弟弟、妹妹及兒子捐款行善。這樣的無我奉獻，一心只想到別人，有人好奇地問她：「爲什麼妳從來沒有想到自己呢？」

郭梅深邃的眼眸裡，散發出智慧的光彩，臉上洋溢著幸福，她語帶珠璣地說道：「有幸成爲上人的貼心弟子，就已經身住無量福中，我已經很感恩了！」

TZU CHI FOUNDATION



許秀琴

一九四八年生於嘉義民雄，傳承阿嬤的婦德。一歲三個月媽媽撒手人寰，從小就由阿嬤撫養長大。的許秀琴，喜歡靠在阿嬤身上撒嬌，鄰居常笑稱「這是您的妮子」。她和叔叔、姑姑的感情也特別深厚。三歲時，爸爸再娶新媽媽進門，她就知道：「要多做事，才會得人疼。」

心肝寶貝

◎梁妙寬

月娘光光掛天上 嫦娥在那住 你是阮的掌上明珠 抱著金金看
看你度啐 看你收涎 看你在學走 看你會走 看你出世 相片一大疊
輕輕聽著喘氣聲 心肝寶貝子 你是阮的幸福希望 斟酌給你晟……

從小渴望母愛的許秀琴，特別愛聽這首台語歌「心肝寶貝」（註）……

渴求一點點疼愛

「阿嬤，爲什麼那些小雞前面有一隻大雞。」

「傻孩子，那隻大雞就是媽媽啊！每個人都有疼愛孩子的媽媽，只有妳：
：唉！」阿嬤憐惜地看著眼前這個苦命的孩子。

小小年紀的秀琴，很害怕聽到阿嬤這樣的回答，她深怕這些話傳到新媽媽耳裡，讓新媽媽難做人，也讓阿嬤和爸爸爲難，她總是體貼地對阿嬤說：「難道您希望弟弟、妹妹也像我這樣嗎？」

一歲三個月時，媽媽撒手人寰，從小由阿嬤撫養長大的許秀琴，喜歡靠在阿嬤身上撒嬌，鄰居常笑稱：「這是您的兒子。」她和叔叔、姑姑的感情也特別深厚。

三歲時，爸爸娶了新媽媽進門。稍長，家中的農事，無論割稻、曬穀、綁稻草，樣樣都行，而且每樣做來，她都得心應手。

飯錢換王子麵

當年就讀嘉義初女中的秀琴，因家中貧窮，心疼爸爸籌不到車錢，雖然民

雄到嘉義的車資才三十元，也不敢啓口。於是向鄰居借了一台破舊的腳踏車，每天騎十公里到學校，爲了省下腳踏車保管費，她先將車停放在姑姑家，再走十幾分鐘才抵達學校。

沒有吃早餐的她，到學校早已飢腸轆轆，顧不得中午有沒有得吃，總是先將早上從家裡帶來的地瓜飯拿來充飢，中午老師問：「許秀琴，妳怎麼不吃飯？」

「老師，我吃飽了。」她撒著謊。

因家中長期欠債，秀琴放棄讀高中的機會，到北部做女工，將每個月的薪水寄回家。第一次離開阿嬤，她每天哭，阿嬤在家也哭，連續哭了好幾個月，才逐漸習慣沒有彼此的日子。

爲了節省餐費，她和朋友林淑女輪著吃飯，一人吃一餐，將省下來的餐券，拿去換王子麵，好寄點零食給弟妹們解解饞。

幾年後，叔叔寫了一封淚水、墨水暈糊的信，「阿琴，妳存的錢都已經將債務還清了，妳有歡喜嗎？」攏著信，她淚流滿面，決定回嘉義繼續讀高中，這年她已二十二歲。

祖孫情深

白天上班，晚上讀書，回家時，已是點點星辰。沒有吃晚餐的秀琴，雖然飢餓難忍，卻總是告訴阿嬤已經吃飽，而阿嬤則早已為孫女準備一碗飯，要讓她填飽肚子。秀琴心想：「吃了這頓飯，阿嬤的心意將得到滿足，否則她又會難過不已。」祖孫倆就在推拒之間，心疼著彼此。

秀琴常聽父親提起，三十二歲就守寡的阿嬤，必須照顧七十二歲的曾祖母，以及四個嗷嗷待哺的孩子，當時身為長子的爸爸才十歲，最小的妹妹不過四個月大。曾祖母害怕媳婦吃不了苦會跑掉，常以棍子毆打她、告誡她。

阿嬤體貼曾祖母失去丈夫的痛苦，每次被打時，擔心婆婆爲了追打她而跌倒，總是打不還手、罵不還口。

阿嬤的孝順、堅強及吃苦耐勞的身教影響著秀琴，連晾衣服的順序，都是長幼有序地排列，最後才是自己的衣服，婦德在她小小的年紀中薰陶著。

當年準備結婚時，她寫了一封信給爸爸，「不好意思，我這麼早結婚，不能爲您再承擔家裡的經濟。」這年她已二十九歲。

晚婚的秀琴，因不能再照顧家庭而愧疚。她一心盼著，等有了自己的房

子，要將阿嬤接來同住，但天不從人願，尚未達成購屋的孝養願望，阿嬤卻往生了，秀琴有幾天幾夜不吃不睡，終日以淚洗面，難捨祖孫之情。

婆媳一家親

婚後，她和先生住在楊梅宿舍，每個星期回新竹橫山山上公婆家。一次，小姑一早起床問說：「媽，我們的衣服怎麼不見了？」

「一定是妳二嫂拿去洗了。」早上秀琴如果比婆婆晚起床，她會很不好意思進廚房，而且整天向婆婆說對不起，婆婆都會用客家話安慰她說：「不怕啦！」（沒關係之意）

每天早上五點上班，直到晚上十二點才下班，她的乖巧，婆婆看在眼裡，多年後婆婆透露了一件事：「我差點做錯一件事。」當初嫌她不會說客家話，又比兒子大三歲，長得也不漂亮，所以不中意這門親事。然而幾年後，客家話說得又溜又道地，改變了婆婆的想法。

成爲苦難人的好朋友

某日在佛教文物店，無意間聽到周圍的人談論慈濟列車到花蓮參訪醫院和精舍的事，引起了她的好奇，這好奇心竟促使她特地請假到花蓮，聽證嚴上人開示。當上人離開時，回頭看了她一眼，剎那間，秀琴心中閃過一個念頭：「一定要減輕上人的擔子。」回來後，她主動找慈濟的師姊繳交善款，也邀工廠同事一起加入慈濟。

從小就懂得體貼別人的秀琴，這幾年投入訪視組，她在這裡發揮了愛心，更用心瞭解、提報個案，爲不幸的人申請補助，其中有許多個案都令她心疼。

一天，她來到阿旺的家。阿旺望著終年躺著、無意識的女兒青青，幽幽地說：「我沒有明天。」

阿旺回憶著女兒出生時，醫生判定這個孩子最多只能活兩年，如今已經十三歲了，可是僅有九十公分高，沒有吞食能力，而一口一口餵食的布丁，必須靠她哭泣時，才能吸進食道中。

「青青！」媽媽溫柔地叫喚著，雖然她沒有任何反應，媽媽卻無怨無悔地一會兒爲她挖鼻屎，一會兒爲她擦拭眼睛、掏耳屎。青青就在媽媽的呵護中長



許秀琴經常到學校陪伴單親家庭或是低收入戶的孩子，給予溫暖關懷。



對於孤獨無依的老人格外心疼，會細心照顧，如同自己的長輩家人一般。

大，而家計則是靠著媽媽出外打零工維持著。

這個家庭十五歲的大兒子也是重度多重障礙的孩子，「兒子才是我們最擔心的。」沒有自我照顧能力的兒子，使夫妻倆憂心忡忡。日子雖拮据，他們卻好意地拒絕慈濟的補助，「只有妳願意來陪伴我們。」阿旺說。十幾年來，沒有朋友的他們，深怕別人取笑，對周遭的同事、朋友刻意隱瞞家中的不幸，只有秀琴成為他們的好朋友，給予精神上的支持和固定關懷，為他們加油打氣。

善盡人媳責任

公婆身體一向欠佳，長期往返楊梅、橫山之間，為了方便照顧，秀琴夫妻決定將祖父、公公、婆婆接到楊梅同住。一九八一年，公公因心臟病發住院。

住院期間，她為公公又是搥背，又是洗頭、剪指甲，羨煞同病房的人。公公往生後，婆婆晚年中風，秀琴見婆婆受病魔折磨，心生不忍，「我們要合力照顧奶奶。」她向孩子們說，以後全家人要一起出門的機會很少了。婆婆在床上躺了八年，這段期間，由先生和她及女兒輪流照顧著。

出院後，她和先生商量，先生上日班，她上夜班。每天先生下班後，他們

會先幫婆婆洗好澡，讓她感覺舒服，而秀琴也會趁機逗婆婆開心，在她臉頰親一下，然後叫孩子們一起來看奶奶，一家人圍著說：「奶奶笑了。」

個性節儉的秀琴，從不增添不必要的家具，看來家徒四壁，她卻為家人圓滿了五個榮譽董事。小小的房間，無法再多容納一張床。白天她睡在地上，陪著婆婆，如果要出去訪視時，便說：「媽，有很多可憐的人沒有飯吃，我幫您去看，我們師父會幫他。」或要去助念時，她會說：「媽，有人往生了，我幫您去助念，希望他去阿彌陀佛那邊。」

您是我的心肝寶貝

她仔細地為婆婆解說大體捐贈的觀念，「媽，不認識字沒有關係，您要做學生的老師，我們都希望醫生醫術很高明，那我們就要讓學生學習，學生才會很棒啊！」婆婆聽著，激動地點頭。

秀琴又說：「可以做醫生的老師，那很好耶！身體壞掉就沒有用了，給醫學生研究，以後當醫生就會救很多人。」婆婆回應：「我要。」

「您真的不怕嗎？」

「我不怕。」一九九七年，婆婆簽下大體捐贈同意書。

後期婆婆已無意識，婆家舅舅來看老人家時對秀琴說：「謝謝妳把我姊姊照顧得這麼好。」躺了八年的婆婆，沒有老人味，沒有褥瘡，但水腫的折磨，令婆婆不時來回加護病房，秀琴常哭著對護士說：「我們照顧這麼久都沒有破洞，也請妳們好好照顧，不要讓她的身體有破洞。」她總是千叮嚀萬交代，因為婆婆是她的「心肝寶貝」。

大女兒宛真和奶奶的緣結得很深，二〇〇三年婆婆往生時，宛真在告別式上念著祭文：「看著您從會說話，臉從豐腴到削瘦，從會走到不會走……，爸爸、媽媽為您所做的，我們都看到了。」

秀琴夫妻以真誠的孝心，克服了家族反對捐贈大體的困難，將婆婆順利地送往中山醫學院，成為學生們的老師，成為一位「歡喜菩薩」。

註：「心肝寶貝」，作詞：李坤城、羅大佑。

TZU CHI FOUNDATION



悟實法師

俗家姓名許會，一九三四年生，桃園縣八德市人。一九八三年受證慈濟委員，一九九四年剃度出家，法號悟實。早期八德一帶的委員幾乎都是她帶領出來的。九二一地震後，她把繳費期滿的保險金一百萬元，悉數捐給慈濟援助受災學校，這是她第二次受證為慈濟榮譽董事。

母女情深

◎陳國麟

一九九一年，許會和桃園地區的楊金雪師姊、曾勝耀師兄一起到花蓮的靜思精舍。她私下向證嚴上人表示想要剃度出家，「師父，我要向您告假……。」

「祝福妳啊！委員證不用繳回了，妳要回去多帶領一些人來承接啊！」

聽了證嚴法師的話後，許會心裡已經有了決定——暫時不急於出家；但是回到家裡，她告訴兒子及媳婦未來仍有出家的打算，所以要求他們接下她原本

承擔的慈濟事。在往後的兩、三年裡，她更加賣力地勸人行善，不單只是當會員捐款而已，更積極投入慈濟委員募款的行列。

母女相依爲命

許會是個鄉下孩子，早年生活過得相當辛苦。讀小學所用的作業簿和鉛筆都是她跑步比賽得的獎品。爸爸在她七歲的時候去世，留下媽媽和她及七個姊姊。因爲家貧無力撫養，幾個姊姊很小就被賣掉了，年齡稍大的又陸續出嫁，最後剩下她這個么女和母親相依爲命。

在她的記憶裡，媽媽時常唉聲嘆氣，頗爲自責沒能生到男孩子。十幾歲時的許會，有一次正經八百地對媽媽說：「我來當男孩子，我一定會照顧您，請放心。只要我有的，您就一定有。」儘管那時不乏慕名男士的追求，但許會心裡想，如果我結婚了，媽媽要怎麼辦？如果招贅丈夫，孝不孝順誰也不知道？結婚後有了小孩，再加上得工作賺錢養家，哪有时间照顧媽媽？

結婚這檔事，左思右想總是覺得不妥。就這樣，許會終生未婚，她的兒子蕭文潭，是從二姊那兒過繼來的。

媽媽辛勤持家，白天外出工作，晚上還得忙菜園裡的事。爲了分擔家計，國小畢業後，許會便到台北幫人家帶小孩。有一次，趁著放假回來，剛走進村子，鄰居一碰到她便氣急敗壞地說：「阿微（許會乳名），妳跑到哪裡去了？妳媽媽病得很嚴重，妳知道嗎？」她一聽，急得三步併作兩步跑回家，看到媽媽虛弱地躺在床上的模樣，馬上衝上前抱著她痛哭：「媽，我再也不離開您了。」從此，許會不會再離開媽媽的身邊，就近找了一份織布廠的工作。

拾穗的甜美回憶

小時候的日子雖然不富足，但有了媽媽陪伴，任何的辛酸也變成甘甜的記憶。

早期農村每逢稻穀收割時，稻田裡總會掉落一些稻穗，生活較為清苦的人家，常會撿回去吃。某天放學後，許會跑到田裡陪著媽媽一起撿稻穗。不久，天空忽然暗了下來，頃刻間竟下起滂沱大雨，母女倆還是捨不得離開；她們知道，即使撿的是溼淋淋的稻穗，但只要曬乾，搗一搗就可變成白花花的稻米。

母女在大雨中弓著背，原以爲這場雨很快就會停了，沒想到雨勢卻愈來愈

大，最後迫不得已，只好作罷。抬頭一望，「啊！」許會發出驚叫，因為回去的小路已經被雨水淹沒了，張大了眼還是弄不清楚哪邊是圳溝，哪邊才是回家的路？

距離不遠處，剛好有個絲瓜棚，媽媽急中生智，取了一截竹子當拐杖；她一手牽著許會，另一手拿著竹棒一步一步地探路。風雨交加中，歷經辛苦跋涉，終於平安回到家。此時，午會那雙被雨水浸泡得又皺又白的手，還緊緊地抱著好不容易撿拾得來的稻穗。

由於家裡窮，買不起農地，媽媽便租了一塊地當菜園。那天，媽媽和往常一樣，在菜園裡耙土整地準備種蕃薯。許會擔心媽媽一個人沒伴，於是帶了一條長板凳來到菜園；皎潔的月光下，她一邊寫功課，一邊陪媽媽。又大又圓的月兒靜靜地俯視大地，月光迤邐而下，將母女兩人的身影映照在地上，形成一長一短的影子……

失去生命的重心

一九六四年，許會的媽媽突然因病去世，悲慟的心無以言喻，只能終日以

淚洗面，不但睹物思情會哭，吃飯時也會流淚，談起媽媽時更難過傷心。過去她的人生全都以媽媽為重心，如今驟然失去至親，頓時亂了方寸，不知所措，除了流淚之外，她根本不知道還可以做些什麼？

當時才念小學一年級的兒子蕭文潭，眼看著媽媽整天只知道哭泣，起初也不知如何是好，後來只好跟著一起哭。有一天，許會突然不哭了……

雖然不哭了，卻開始四處求神問卜，她想知道媽媽死後到底去了哪裡？跑遍各地廟宇、神壇，也問不出個所以然。成天魂不守舍地遊蕩，彷彿飄零的落葉，在河面上載浮載沉，她心中的疑惑始終得不到答案。

解開心謎團

直到無意間聽到一個佛教的廣播節目——淨覺之聲；內容談到了人的生與死，把人「生從何來，死往何處去」做了深入分析。其中一句：「隨善惡『緣』而生，隨善惡『業』而轉。」使得她心中不解的謎團，一下子豁然開朗。

從此，她對佛法深深著迷，也成為當地佛祖廟的信徒。一九七〇年左右，她認識了同為佛祖廟信徒的慈濟志工「愛珠姑仔」，並成為慈濟會員。

有一年，許會到花蓮的靜思精舍參訪，她到處走走看看。精舍牆壁上掛著的一塊黑板吸引了她的目光，趨前看個仔細，發現上面記滿了濟助貧戶及會員捐款的數字，有條不紊而且清清楚楚。「哪有寺廟把募來的錢公布得一清二楚的？」她有點不解。詢問之後，終於確定一件事——這個寺廟不是在做法會。這趟花蓮之行讓許會深受感動，不久後，她也授證為委員，從此投入探訪貧戶、濟助貧戶的慈善工作。

長久以來，許會一直認為媽媽的命真是苦，為了養家餬口，整天勞碌奔波。在參與慈濟的過程中，她看到了一對老夫婦把僅有的房子賣掉，幫助兒子還清債務之後，媳婦和兒子卻把父母和兩個孩子丟下不管，祖孫四人只好棲身在破舊的草寮裡。這還只是諸多案例中的一件，看得愈多，許會就明白得愈透徹，原來媽媽好幸福，因為媽媽始終有她在身旁照顧著。

因緣成熟時

那年，七歲的孫子許家誠，由於長水痘造成腦部病變，昏迷不醒。當時，醫生說要開刀治療，許會擔心會有危險而拒絕開刀，只是誠心祈求觀音菩薩保

TZU CHI FOUNDATION



2005 年，悟實法師返家休養期間，仍維持社區環境的出坡修行。

佑她的孫子早日痊癒。昏迷十天後，孫子奇蹟般甦醒康復。經歷這次睡不安穩、食不下嚥的驚險事件，出家的意念悄悄在她心底埋下。

一九九〇年底，桃園縣八德地區舉辦的第一場慈濟茶會圓滿完成，利用回到花蓮向證嚴上人報告這次活動成果之際，許會一併向上人表達想要出家的念頭。

終於因緣成熟。一九九四年觀音菩薩成道紀念日（農曆九月十九日）當天，許會在高雄的光德寺正式剃度出家。從這一天開始，許會成為悟實法師，展開「上求佛道，下化眾生」的志業。

TZU CHI FOUNDATION



黃仕憲

一九七七年生，台北縣人，個性勤奮富正義感。小時候爸爸經常酗酒，媽媽以賣檳榔維持家計。原為乖巧的兒子，卻因交友不慎而誤入歧途，曾經犯法坐過牢。因為媽媽的愛，重新認識慈濟，因為捐贈骨髓，一顆桀驁不馴的心安定了下來。

蛻變

◎袁慧萍

「拿起來看看沒關係。」「這是最新流行的款式哦！」黃仕憲一邊和客人說著話，還一邊招呼著另一個客人。熙來攘往的人潮中，他賣力地叫賣著；輕便的長條桌上鋪著一塊布，上頭擺滿了各式淑女服飾及流行T恤。

二十九歲的黃仕憲，個頭不高，一襲黑衫。白天在繁華的西門鬧市騎樓下擺地攤，晚上則移到板橋夜市做生意。

暑假打工賺錢

從小，黃仕憲就很聰明乖巧，國小六年級，便利用暑假主動到萬華的紙盒工廠應徵，老闆娘看他年紀太小而婉拒，他不死心，又到親戚開的鐵工廠要求一份工作做，薪水他不計較，完全隨老闆的意思。刷鐵窗的油漆工作、扛鐵條的搬運工作，什麼事都做；小小年紀的他，不但體力好又聽話。工廠老闆對他的勤奮努力讚譽有加，付給他一天五百元的工資，黃仕憲把辛苦打工賺來的錢全部交給媽媽，那是一種滿心的成就感。

爲了多賺點錢，媽媽勤快地賣檳榔，從早到晚忙個不停，黃仕憲很捨不得。所以「賺錢交給媽媽」一直是他心中最熱切的希望，他好想快快長大，可以幫忙賺錢養家。爸爸則整天沉迷賭博，還對媽媽需索無度；酒醉後更會無理取鬧，甚至摔椅子、掀飯桌，家裡常常上演杯碗棍棒齊飛的驚險景象。

血氣方剛的浪子

上了國中，原先聽話的他漸漸變了。起初單純爲了賺取一次一千元的賞金，黃仕憲在廟會活動裡扛神轎遊街，日子久了，結交不少黑道朋友，之後就

開始打架鬧事。畢業後，更瞞著媽媽到KTV工作，專門負責擺平糾紛。

曾經這麼一次——

「唸！」的一聲拉下鐵門，幾個年輕人拿著木棍朝客人的身上猛打，直到對方癱在地上，手臂變成了L形，方才罷休。最後攔了一輛計程車將受傷的客人塞進車內，並吩咐司機：「如果半路上發現斷了氣，就往經過的那座橋底扔下去！」

左手替地下錢莊、酒店流血搏命所賺來的錢，拿到右手卻貢獻在哥兒們的吃喝玩樂上。後來黃仕憲也經營起毒品生意，販賣給店裡的小姐、客人。

有次聽同學提起，一瓶像小拇指般大小的「安非他命」，本錢只需兩百元，對外可以賣到四百元，等於賣一瓶賺一瓶，好賺得很。黃仕憲的腦筋轉得很快，找來瓶身很厚的空瓶，盛裝的量就更少、更經濟了。他們兩個找了隱密的地點，作為小型的分裝工廠，把進貨來的一瓶分裝成三小瓶，三瓶賣一千元。原本只賺一倍，一下子變成淨賺五倍。

誤入歧途兩次入獄

國中畢業後的某一天，黃仕憲行經板橋的南興橋，橋面上迎面吹來的涼風，正覺陶醉之際，摩托車的後輪金屬板，忽然發出尖銳的碰撞聲，接著一輛摩托車從旁邊急駛而過。

爲了這個超車不慎的小擦撞，爲了對方沒有說句「對不起」，黃仕憲掀開椅墊，拿出一把預藏的西瓜刀，握在手上，就這麼一路追殺過去，他決定要討個公道。沒想到，半路上就被巡邏警察以「現行犯」逮個正著，並將他移送法辦。

二〇〇〇年的農曆年前，早上八點左右。一棟房子的門鈴聲響起，有人出來開了門，突然間閃進了兩個荷槍實彈的刑警。當黃仕憲察覺不對勁時已經來不及了，房門一開，剛好被逮到他和國中同學在床頭分裝「安非他命」。兩人隨即被押走，移送警局偵辦。

家裡過年的氣氛全被打亂了。除夕當天下午，媽媽已經沒有心情準備象徵團圓的年夜飯了，就帶著妹妹到土城看守所去探視。黃仕憲將隨身攜帶的物品，全交給淚流滿面的媽媽，黯然地隨著法警走進監獄。

慈母愛的呼喚

兩次住進黑牢的日子，他簡直快被禁錮的空間給逼瘋了。年輕氣盛專愛逞凶鬥狠的黃仕憲，只要一鬧事，就被關進獨居房，至少三個月不見天日；一星期才能洗一次澡，吃喝拉撒睡全都在一坪大的空間裡。他在牢裡素行不良，媽媽均一無所知；幾次千里迢迢趕到桃園、宜蘭的監獄探望，都撲了個空。

可憐天下慈母心，看不見兒子的身影，媽媽只好勤快地寫信給他。字裡行間盡是慈母的血淚，一字一句都化成聲聲的呼喚；偶爾能挑起他輕狂乖戾的心弦，卻還是無法讓他幡然覺悟。一直到他遇見了生命中的貴人。

聽到有演講的消息，黃仕憲馬上說：「哪有可能聽演講不花錢，還自己出錢來關心我們？」在獄中工作一個月，也只能領到兩百八十元，任誰也不願再平均分攤請講師的費用。

慈濟志工以實際行動證明聽演講的確不必花錢。一位師姊述說一個悲劇故事：她的弟弟賭博成性又販賣毒品，以致愈陷愈深，最後被仇家追殺喪命。整個過程驚心動魄、百轉千迴，深深感動人心。黃仕憲心生警惕：如果我也這樣斷送了性命，那媽媽會有多傷心啊！

經過志工一次又一次的分享與交流後，這顆桀敖不馴的心被軟化了。想起媽媽的淚，心中塵封已久的孝心再度升起，黃仕憲終於覺醒。

他逐漸修正自己的行為舉止，處處謹言慎行，不再血氣方剛，他要平安順利地服完刑期。因著他的良好表現，申請假釋出獄獲准。出獄前他問志工：「要怎麼做才能參加慈濟呢？」「你可以參加骨髓捐贈呀！」志工順口回答。

我一定要救人

這句話他緊緊牢記在心。離開監獄後不久，便打電話到花蓮，直接向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詢問。有一次活動臨時改期，他滿懷期待卻失望而回，但是他並不放棄，一再打聽骨髓驗血活動的消息。終於皇天不負苦心人，二〇〇一年的十月，他一早就來到台北萬華區的華江高中，挽袖驗血，加入慈濟骨髓捐贈資料庫。

三個月過後，黃仕憲接到骨髓配對成功的通知，沒有絲毫猶豫，他馬上答應。先前和朋友合夥做生意，這時候竟然相繼退夥，生意做不下去了，他只好選擇粗重的勞力工作，賺錢支付房貸，還得說服媽媽……。縱然諸事不順，卻

未動搖救人的決心，他甚至告訴簡黎雪師姊：「大不了再換個工作，我一定要救人！」

二〇〇二年九月六日原訂捐髓的日子，無奈「辛樂克」颱風來攪局，造成部分交通中斷。他擔心延誤了時間，主動和花蓮聯繫，並由骨髓幹細胞中心安排搭上最後一班飛機，在前一天抵達慈濟醫院，並且告訴他，整個關懷小組會在二十四小時內，全天候接力完成骨髓的運送任務。

一向覺得身體「蓋粗勇」的黃仕憲，手術後依照醫生的規定休息了六個小時。早已不耐的菸癮，讓他迫不及待地躲到廁所裡抽菸。一會兒，突然警鈴大作，他抬頭看到天花板的偵煙器才知大事不妙，急忙溜出醫院。此時他的屁股上還包著一大團的紗布……

從捐髓前開始，志工定時燉煮補品送到家裡來。由於是瞞著爸爸偷偷去捐髓，他謊稱這是朋友送給妹妹調養身體的。當爸爸看到兒子喝補品時，罵說：「又不是給你的，你這麼胖了，還吃？」黃仕憲啞口無言，露出苦笑。

讓年輕生命綻放

志工貼心的陪伴與關懷，帶給他滿滿的愛，也溫暖了他的心。遇到舉辦活動時，更邀請他分享捐髓救人的心路歷程，黃仕憲成了大家心目中的英雄。有了這股愛的力量在背後支持，他的腳步慢慢地踏穩了，也徹底地遠離了黑社會。

兒子改變了，媽媽也改行在服飾店修改衣服。黃仕憲擔心往返舟車勞頓，特別在北投忠義附近買了一間小套房，方便媽媽就近休息。沒有高學歷也沒有特殊技能，年輕就是最大的本錢，他經營過手機商店，還當過工廠的倉庫管理員。

無論是白天的西門町，還是夜晚的林森北路，如今腳下走過的路，依然是年少時那熟悉不過的街道，兩者卻是完全不一樣的心境。以前是個耍狠裝酷、索取保護費的小混混；現在變成快樂的流動攤販。若看到新手遭人排擠，他還會主動挪出攤位的一角，供對方使用。

經過多年的磨練，黃仕憲長大了。他省著花用，一心只想多存點錢，有一間屬於自己的服飾店，讓媽媽不再辛勞，可以過好日子。